香亭文稿

香亭文稿卷二

蓼園吳玉綸香亭

上封事第一摺

奏爲請除鄉場領房事竊查順天鄉試正副考官同

考官宣

旨入闈齊集聚奎堂拈鬮分經每於十八房考內擇官

階優者分易經第一房如有官階並優者分詩經

第一房名曰領房其餘各房拈鬮分經按經分校

北闈鄉試歷來相沿如此辦理乾隆三十年臣於

檢討任內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係兩學士領房十六人拈鬮分經伏讀科場條例原令十八房考一體鬮分不得稍有參差致滋弊混而相沿領房舊習未能畫一應請嗣後鄉試房考無論官階大小悉令拈鬮分校以昭公慎抑臣更有請者考官於各房落卷例應搜閱屢荷

聖明訓示諄切是以外省恭差人員雖遇江浙諸大省卷數浩繁猶往往於落卷取中獨順天鄉試搜落之例未盡舉行在各房考悉由

聖裁簡用敬謹閱薦即令毫無遺珠亦須廣採博搜以
合砥礪奉公之義仰懇
勅下順天考官除各房業經薦卷外由內簾監試核明
落卷確數送交考官以備搜擇並於試竣揭內將
有無搜落取中之處附奏以
聞則考試諸臣自必倍加遴選而衡量益歸允當臣謹
奏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五日奏本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

上封事第二摺

奏為驗放月官夾单調用以昭公慎事竊查月選文官掣籖驗看帶領引

見

皇上每於所掣各缺酌量對調做籖之弊技無所施法至善也恭逢起

鑾後

命留京辦事王大臣驗放月官有年力衰老者奏請改教其餘準照所掣之缺赴任此係

聖朝體䘏微臣不令前往
行在及守候回
鑾引
見驗放而不調用
恩至渥也惟是得缺高下之分天淵懸絕而人情趨避
之巧乘隙而生即如上月月選知縣共十七缺如
江蘇之婁縣阜寧縣直隸之平鄉縣缺較優雲南
之廣通縣缺較遠掣籤後告病者係婁縣趙應鈞
平鄉縣鄉咏莪阜寧縣柳枝南吏部因其照例具

呈即照例扣人扣缺但各該員於二十五日一同
掣籤二十六七八等日告病四日之內三人之多
可以郤六月引
見之班可以附七月驗放之例可以坐獲原掣美缺可
以規避調用雲南此三人者臣亦未得其揑病確
據而形迹之間不無可疑難逃我
皇上聖明洞鑒者也臣請嗣後驗放之例略加變通凡
留京辦事王大臣業經驗看過月選通判州縣並
上月告病之扣人扣缺未經引

見等官除年力衰老奏請改教此外俱由吏部開列名
缺履歷清單進呈
皇上揀該員之事蹟揆得缺之繁簡因地因人量加調
動交留京辦事王大臣傳知蓋引
見之調用期於人地相宜因才原足以防弊而驗放之
奏調仰邀
聖明裁定防弊即所以因才況命官自
上於體制尤屬允協於向例無事更張而銓選益昭公
慎臣謹

奏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奏二十三日由內閣

抄出二十一日奉

上諭吳玉綸奏稱六月分吏部籤掣婁縣知縣趙應鈞平鄉縣知縣鄒咏莪阜寧縣知縣柳枝南三員於掣籤後俱具呈告病不無希冀仰六月引見之班附七月驗放之例可以坐獲原掣美缺規避調用遠省各情節請酌改驗放之例一摺所奏甚是部選各員得缺後偶因染病不能隨班引見固亦情理所常有但以六月分所選之員距朕啟鑾時甚近而同時告病

者適有三人此必自揣衰庸慮引見時之甄材調缺而利于王大臣之驗看向無更換遂爾託病遷延州縣銓除為外吏進身之始豈容安生趨避而員缺久懸于公事亦恐曠悮此後若朕在京月選州縣有掣籤後告病者准附于下月引見如下次病尚未痊該部即行開缺至遇朕巡幸之前兩月有托病不即引見冀歸下月驗放者一經具呈告病即扣除開缺將来另選得缺仍著該部于帶領引見時將該員原選缺分之遠近繁簡字樣一併註明俟朕定奪如此則

案以九人與傅棠清等九人共毆致傷四人戳死三命龔長貴龔連生龔桃子均擬絞入緩廖顯誠一案以十四人與廖昌庠等八人共毆致隕一命擬絞入緩由此四案新事而類推之是鬬毆情形不一糾衆亦多臣查邊省械鬬擬抵者秋審入情實嚴聚衆也近年械鬬較前稀少即本年械鬬情實各案其聚衆多者如福建林獅計十人廣東蔡寧高計九人其少者如廣東蔡阿安僅四人李越全僅三人此皆

聖天子整綱肅紀矜弱抑強故於沿江濵海之區收弼
教明刑之效何以附近省分鬬毆各案動輒六七
人至十三四人不等兩造互抵幾及二十餘人較
之邊省械鬬聚衆為數轉多此固在封疆大吏暨
各有司官平時留心整頓然而遇事執法不得不
明設科條區多寡定緩實力為懲創也　臣查鬬毆
各條首嚴誅意無心傷人者緩之矜之有心殺人
者情實之火器殺人者情同故殺俱情實之
皇上至聖至明揆情定案天下豈有好勇鬬狠糾約六

七人至十數人而其心不欲傷人者乎豈有糾約六七人至十數人持刀挾杖而其勢能不殺人者乎其心非不欲傷人即不得與無心傷人者等其勢不能不殺人即宜與情同有心殺人者等如此而猶以傷由互毆殺出無心一槩入緩未免情重法輕臣謹就鄭景公等四案糾衆六七人至十四人之數援本年械鬭聚衆各案較筭多寡酌量定額應請嗣後除鬭毆不及九人者或情實或緩或矜仍照舊例辦理外其聚衆自九人以上殺人擬

柢者凡照械鬭例秋審入情實伏見勾到之期
皇上親行裁奪凡案情一綫可原俱從寬宥近於招冊
內大逆緣坐之徐庚改為監候
聖諭愷切周詳尤大彰明較著是情實中不盡
予勾之人
恩出自
上而緩決中有應情實之犯法在持平總使糾衆逞兇
不與尋常鬭毆一例入緩不但獷悍之徒有所儆
戢即於地方風俗民情似亦稍有裨益臣謹

奏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具奏本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

奏換

樂善堂全集摺

奏為奏明恭換

樂善堂全集事臣於本月奉

命稽查右翼覺羅四學敬檢各學

欽頒書籍內正黃旗存有

樂善堂全集四部鑲藍旗三部鑲紅旗一部俱係原本

正紅旗存四部二係原本二係定本恭查

樂善堂全集自乾隆二十四年定本告成

特允廷臣所請准以原本陸續繳換誠以原本內
皇上御名屢見理宜及時繳換以昭敬謹又於乾隆三
十五年因定本奉
旨更換序文所有二十四年後
賞過定本亦並送繳更換是
樂善堂原本暨未換序文定本均係久應恭繳請換之
書令臣所查四學共存原本十部計二十套一百
九十四本未換序文定本二部計四套三十六本
俱經臣敬謹查點飭各學副管封貯俟

命下賞繳恭換伏思四學既有此應換之書此外各官學不能保其必無各省奉行雖久亦或不免有遺漏之處仰請

勅下各該學查明有無存貯一體繳換並

諭各督撫臣再行加意體察詳悉辦理以歸畫一而昭

敬謹臣謹

奏奉

旨著再行文各處令其即行查繳欽此

請定補武善射教習逾限處分

奏為請補武善射教習并定逾限處分事竊查各學於滿漢教習副管而外額設武善射教習一員教諸生馬步箭所以服習勤勞嫻之於素也但各學武善射教習缺出向由八旗武善射充補輾轉遲延每有懸缺至一二年未補者即如臣所查右翼覺羅四學鑲藍旗學武善射教習於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開缺正黃旗學於三十九年七月開缺鑲紅旗學於十二月開缺俱經該學副管隨時報

明去後迄今俱未補員伏思騎射爲諸生要務者校乃教習所司若累月經年乏員董率則闔學諸生弓馬日就荒疎殊非所以仰體

聖朝立學設官訓練人材之至意臣於去年曾飭該學副管有通曉射義者不時與諸生講習究以事非專責終無實濟而疊飭行催未經咨補仰請

皇上勅下承辦該衙門將右翼覺羅三學所缺武善射教習即行補員飭令到學任事嗣後各學武善射教習補缺應作何勤定限期酌定逾限處分之處

併懇

勅議章程辦理庶員缺不致久懸於諸生騎射似亦稍

有裨益臣謹

奏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

再請補武善射教習摺

奏為再行奏

聞請補各學弓箭教習事竊查各學弓箭教習向由十五善射充補臣所查右翼覺羅四學自乾隆三十八年陸續開缺未補者共三學經臣奏請補員酌定逾限處分一摺於本年二月具奏奉

旨該衙門議奏續經宗人府議准各學教習由閒散十五善射補放如逾二十日限不補即叅奏交部議處等因於二月二十八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行知各學在案是承辦各衙門自應
詳悉查明如有員可送即行咨補如無員可送即
應一面奏請挑取閑散十五善射後一面將右翼
覺羅三學缺員暨各學似此經年懸缺者俱一體
補放庶各學諸生得以及時學習無曠無逸乃自
二月迄今半載有餘而右翼覺羅三學缺員如故
有定議勒限之名無奉行補缺之實非所以仰體
皇上立學程材俾八旗諸生留心騎射之至意臣職司
查學若聽其仍前因循恐該生等乏人董校弓馬

日就廢弛尤非所以恪遵
皇上派員稽查循名責實之至意謹繕摺再行奏
聞請
旨臣謹
奏九月二十八日奏奉
旨著交軍機大臣訊問宗人府具奏欽此

請假祭掃摺

奏為懇

恩給假事竊臣父子世受

皇上天恩至優極渥自乾隆三十三年臣為臣父原任

閩撫吳士功丁憂服闋供職

闕廷仰荷

聖慈豢養生成迄今十有二載感激難名茲恭逢明春

翠華南幸奉

派臣隨

駕於順河集留駐查該處與臣籍豫省壤地相接仰懇
天恩准臣於順河集恭送
聖駕後
賞假十五日回里祭掃稍申秋霜春露之思仍即趨赴
順河集大營恭候
聖駕啓
蹕回京不揣冒昧耑摺籲懇伏乞
聖慈垂鑒臣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謹

奏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奏奉

旨准給假欽此

請貤贈曾祖父母摺

奏為懇

恩貤贈事竊本年正月臣於太常寺卿任内加二級恭

奉

恩詔應領正二品

誥命三軸臣祖父母及父母均得仰邀

寵錫惟臣曾祖父吳宏緒曾祖母楊氏由原任福建巡

撫臣父吳士功於山東鹽運使任内恭遇

覃恩曾領三品

誥軸茲臣仰懇
天恩請將臣本身妻室正二品封典貤封臣曾祖父母
臣得邀推仁錫類之榮稍慰報本追遠之意荷沐
恩綸舉家頂戴為此恭摺具奏伏乞
恩鑒謹
奏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十日奏奉
旨准貤贈欽此

請酌定司員回堂之例

奏為請酌定司員回堂之例以昭公慎事竊查在京各衙門事件向係司員具稿呈堂畫題或堂官意見不同扣稿不畫每令司員轉回各堂往來商辦率以為常伏思各衙門稿案繁多堂官亦有兼攝衙門凡司員呈堂畫稿原不皆各堂會齊之時即各堂所畫稿案亦不過間有異同之處但意見既有異同司員自應回明各堂而其所以異同之處必須各堂各就所見公同面商酌歸妥協方於公

事有益若僅令司員轉達恐傳述之際或瞻顧囁嚅不能曉暢或依違迎合增減其詞甚至乘間狗私轉於公事滋弊況同堂為公事起見本宜和衷相質或終歸畫一或兩議具奏所謂所言公公言之何必借司員之輾轉傳述以啟遷就調停之漸應請嗣後各衙門事件其無意見異同者一切照例辦理外如司員具稿畫題後有扣稿不畫之堂官該堂官即於辦事衙門及相見公所將所以異同之處面商酌定毋得僅令司員轉達致稽時日

以滋紛擾如有仍前僨令司員轉達者即請交部

議處庶辨論益昭公慎而折衷更易集事臣謹

奏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奏本日奉

硃批此奏是依議行欽此

請定京畿道御史承辦堂稿處分

奏為敬陳管見以嚴責成事竊查在京各衙門事件俱係司員具稿呈堂畫題如有應得處分將該堂司一併議處惟臣衙門議奏議覆及一切事件俱由京畿道御史具稿承辦呈堂畫題向來遇有處分則但及堂官而具稿承辦之京畿道從無處分之例伏思京畿道御史為臣衙門保題之缺為代堂辦事之員責任綦重既已列名具稿辦公錯悞猶得置身事外俾免吏議非所以重官守嚴責成

也應請嗣後臣衙門凡有議奏議覆一切事件由
京畿道具稿呈堂畫題如有辦理不合應得處分
者將都察院堂官及京畿道御史俱交部議處似
於辦公之道益得慎重周密臣謹
奏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具奏本日奉
硃批九卿議奏欽此

請祈雨陪祀諸臣在署齋宿摺

奏為請定祈雨齋宿之例仰祈

睿鑒事竊查每年舉行祀典凡陪祀官員應齋戒三日者在署齋宿二日者在私第致齋各衙門歷

奉遵行在案至祈禱雨澤原係偶一舉行之事禮部臨期傳知齋戒二日是以陪祀官員相沿亦在私第致齋伏思祈雨本無常期而隨時具

皇上敬

舉則其事為重我

天勤民無日不以惠養黎元為念偶遇天時稍亢大田
望澤或
親詣龍潭或
特遣王公大臣敬申祈禱在承祀大員固無不齋宿
致虔而陪祀諸臣仍歸私第似非所以夙夜寅
清仰體
聖主顒望和甘之至意也臣愚請此次舉行祈雨之
典所有應行陪祀大小臣工俱著在公署齋宿
各致明潔誠敬之忱以迓

神庥并請嗣後永著為令是否可行伏候

皇上訓示謹

奏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初三日具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辛丑科會試錄序

乾隆四十有六年歲在辛丑會試天下貢士

上命臣德保臣謝墉為考官而以臣沈初臣吳玉綸為

之副竊念臣玉綸學殖淺陋世受

國恩忝列詞館洊擢臺垣茲復

寵以掄才之任滋慎滋懼爰偕同事諸臣得士如額錄

其文尤雅者進

呈臣謹拜手稽首綴言簡末臣聞文所以載道也

國家以制藝取士久而不易蓋代聖賢立言載道之

文莫切於此伏讀
御製詩云言孔孟言大是難洋洋
聖謨嘉惠士林
諭以釐正文體之道至再至三臣等服膺
聖訓受事之日殫思竭力勉副任使凡文之登選者斷
有以發明聖賢之藴而新奇艱僻詭於道者弗與
焉夫言以明道各隨所見分量以修詞有淺深而
無異同也不獨古文與時文異流同源即時文中
風簷遇合與先正流傳之作體裁微有不同皆以

有裨於道者為貴故其義如日月江河其辭如布帛菽粟其實必本於講明義理根柢經術博參史傳而又運以氣馭以法無軼乎清真雅正之軌若夫矜揣摩以博取科名為勦說為雷同是言不文矣或抽秘騁妍精意不存文矣而何裨於道昔之人所以擬諸好音過耳重戒夫虛車之飾也是編所錄臣等合三場而嚴擇之匝一月之力蕆事益

即道衡文因文程材庶幾仰副

聖天子久道作人之化稍將乎以人報

國之微忱云爾

浙江鄉試錄序

乾隆四十有八年六月禮臣以浙江鄉試考官上
請奉
旨命臣吳玉綸偕臣邹庭濊往竊念臣玉綸至愚極陋
世受
天恩臣以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奉職詞館由科道游擢
令職乃蒙
簡畀優隆屢與文衡乙酉甲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辛
丑充會試副考官茲癸卯鄉試又承浙江正考官

命星馳在道循省增慙八月朔日到杭州按期入闈維
之
時監臨則巡撫臣福崧提調則寧紹台道臣卬憲
曾監試則溫處道臣沈樹聲內簾監試則溫州府
知府臣方林恪稟規條內外嚴整爰進學政宗人
府府丞臣竇光鼐所錄士八千有奇扃闈三試臣
偕副考官臣邱庭漋率同考官知縣臣田嘉種李
會嚴承夏李汝麟李光時張發桃王繼梘彭戴賡
衷文暻宮履基張國寶曲阜昌喬萃榮田青王恒

張士彥等十有六人殫心校閱謹遵定額取中舉人九十四人副榜貢生十八人事竣謹錄其文之前列者恭呈

乙覽臣例得颺言簡端臣聞唐臣韓愈之言曰文猶水也涓滴之微淵瀠之細同條共貫而赴大壑者積累者厚也朝潮夕汐大波爲瀾激而上行者運用者大也浙江發源于歙出新安江衢之水自玉山来與金華之水滙桐江東歸于海海潮由龕子門入龕赭東之乃越定山經漁浦至富春江而平益

靈光鬱積士子誦讀其中得乾坤之清氣若多逊
天下之水莫奇於浙天下之文莫盛於浙固其宜
也我
國家重熙累洽宙合漸摩浙爲東南名區
鑾輅五臨周詳譬畫
宸章
奎藻照耀湖山瞻雲漢而覩日星尤多士遭逢至幸文
治光昌誠非一朝夕之故矣以臣譾陋獲觀其盛
何榮如之雖然江海之大必尋其源才華之文必

衷於理況制義代聖賢立言尤不可以無本之學苟且嘗試也浙東西士盈數萬權之以才而入者半衡之以理而入者又半豈文不難于使才而難于言理耶且理大物博而後為才不枉用耶為文者疏瀹以暢其勢隄防以正其趨謹持于濫觴之始而曲達乎歸墟之大研經窮理百變不離其宗夫然後遠契乎唐臣論文之旨而蔚然為

盛世有用之人洵矣由水之清而文得其醇由文之清而人得其正也甫撤闈又奉

恩命視學八閩閩為海疆山川清淑與浙大略相同臣
惟有持此區區之誠始終罔敢失墜庶幾於
聖天子振興文教慎重持衡之至意仰副萬一也夫維
時官浙土者鎮守杭州將軍臣常清副都統臣舒
楞額閩浙總督臣富勒渾浙江巡撫兼管鹽政臣
福崧乍浦副都統臣永慶提督浙江水陸總兵官
臣喬照定海總兵官臣陳標黃巖總兵官臣弓斯
發衢州總兵官臣常泰温州總兵官臣黃大謀處
州總兵官臣明安布政使兼管杭州織造並南北

兩關稅務臣盛柱按察使臣孫栝糧儲道臣王廷
爕鹽道臣舒其紳杭嘉湖道臣周克開寧紹台道
臣印憲曾金衢嚴道臣德克進布溫處道臣沈樹
聲杭州府知府臣鄭澐例得備書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臣吳玉綸謹序

香亭文稿卷三

楊古愚詩鈔序

蓼園[illegible]

余生平篤於交擇交亦嚴當湖楊子古愚余心交友也甲戌省覲歷下與締文字好恨相見晚每當夜分月浄星疎芒角欲動户外更聲徐度余兩人猶清坐一燈或對床共語固爾我忘形哉然而感慨係之矣昨春同先師曹鳴廷讀古愚入學文余謂楊氏兄弟振箕裘舊業以雁序為諸生聲噪藝苑駸駸盛矣先師曰天之數遠

不能測而地足驗也浙江十有一郡多畫山爲界嘉獨北鄰震澤大海逶迤抱其南屬邑之濵於海者爲海鹽爲平湖平湖又引吳淞三泖之水疊激數百里銀濤雪浪人家如在空濛烟靄中清淑佳氣宜有鍾其靈者今古愚能文兼工聲韵其清華類温李至淵源大歷與王新城所選唐賢三昧集指歸爲近每得新詩輙呼余讀每讀必數過不釋手因歎先師夙昔傾賞非誣會見和聲鳴盛接武承明於著作之庭所謂人傑地靈信有徵也他時泛舟鸚鵡覓句於弄珠樓前向九峯高處咏嘆

長吟作湖山主人嘗與古愚同調由後而今而昔迴思書堂欣賞作合之由譙國風流渺如隔世不愈增子敬人琴之感耶茲因序詩而及之想古愚篤於交誼亦必惘然於懷也

前半敘次後半設論昌黎送李端公序局法如是文特清婉能移我情 莊本淳

寫交情寫山川與序詩都成一片音節廡與歐公相埒 弋山二兄

敘次議論虛實相生中借曹師為波致映帶迴環益

增交誼之重兄青山

地靈人傑云云耳描寫兩浙境地竟似一幅王晉卿

烟江叠嶂圖真奇觀也收段寄情綿渺又如聽十八

拍笳聲殆難為懷受業盧陸溥

楊硯耕學圃圖序

藝成曰小道而農圃則古君子多隱於此硯耕楊先生承先世詩禮研精藝苑蔪擅衆長戊辰冬余侍家嚴廣川糧署得覯手采盎然天趣越歲兩郎君先後成諸生次君星標甲戌春省覲歷下與締文字交出先生學圃小照示余屬爲序昔張文詡灌園讀書州郡頻舉不應匡山離垢園者劉慧斐隱處也茲其有慕而爲之歟昨春讀書佛峪僧寮閒澗中犬吠先生緣徑斜登見我索新詩時雲山窺户烟樹怡人憑几目送謂他日縛茆此

間鉏瓜種菜飽啜風露享世外清福於願足矣披此圖
覺言猶在耳龍山一帶村舍藥嶼蔬畦歷落紙上鏡塘
莊年丈有借畦說曾快讀之謂不禁於取也不知圖中
風味亦容借我否雖然董子下帷不窺園者三年古人
勤學如此竊自愧轉輿星標勉哉明正旋里隨長君蒼
石得取科名先生樂後起之有人以其閒身當於五老
峰前結草廬數椽抱幼孫約故舊閒話豆棚下霜圃風
清晚香沁入心骨所云人在畫圖中也其視余言為券

中間即景寫事并將引入古人錯綜揉合部位正復

井然最得即離之妙擬諸前賢其在堯峰竹垞間乎

翁樸園

清光襲人矜躁盡釋令我憶陶淵明心遠地偏之句

不置　莊本淳

送弋山二兄南旋序

別離之苦自古難之而昆弟尤甚東坡與子由詩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又曰對床定悠悠夜雨空蕭瑟子由答坡公詩亦曰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城以眉山伯仲豪興飛揚遷竄於荒烟海角流離饑寒極人生所最難堪者其在循儋雷州諸作終無一憂愁語獨至骨肉聚散惓惓若此每經披覽不能終卷琦兄妹各一同氣寥寥相依為命乙亥春三月隨兄別妹於故園省大人西安臬署冬十月兄南旋短衣結束單騎就道余

送至灞橋意慘然不樂是用破涕爲笑聊以壯語相慰而兄把袂誦舊作曰天寒衣苦薄日短路還長此汝辛未冬送余别句也今又别矣夫復何言猗爲目送移時去半里許聞馬嘶悲切遥望塵盡雲天斷雁寥唳近堤衰柳風吹作蕭蕭聲送人人去我亦返渡歸来日下舂矣有頃大人還内署昨兄弟左右侍授瑣屑家事今獨幼子在側離緒紛披兩喻不忍言案牘倥傯侍檢校畢而退入室坐孤燈下街鼓逢逢星月窺户牖寢不成寐忽若頻呼阿弟者謂日已高矣胡弗速起盍平時連床

情思復驚于夢也而窓猶未曉計自趨庭百五十日每夜深不寐兄必走視戒予目病勿久親燈火東方甫白即促起入館凡勗我以文章敦我以倫理情可繪而意無窮不減於彭城話舊者類如斯也據鞍載道猶諄諄以余病目牽懷用手撥視雲翳而後緩轡以去想歲寒可歸里門余兩人春齋破寂曾手植磬口梅數株特試新花𨑳除有大楙結實纍纍與綠萼相映綴戲抱小兒子日寅偕幼妹觀之應觸遠思念灞橋風雪氷署寥落也爰書寄之以為異日對床之約云

只就家常細碎及臨別時風景曲折繪寫字字含酸茹歎江文通賦別所謂黯然銷魂者得諸散體文爲尤難可想見陟岡瞻望之至情矣 褚筠心

本是寫情偏從寫景中繪出本是寫景偏從寫情中生來解此秘妙筆端自有造化爐矣 受業萬承風

宋汝和有方詩草序

宋君汝和次甲申以後宦遊之作附錄己卯暨癸未詩成集繫曰有方不忘親也余於司農為年家子丁丑識汝和於大梁癸未汝和需次都門交彌篤今歲夏五月来奔司農喪出其旅感近作以示又舉有方詩草屬為序夫父子者天之性也離合者人之情也情由性生性至而情亦至情至者詩亦至汝和以名諸生牧於蜀非遊無定蹤者比也乃以自公之餘雜吟咏於案牘間或思親而作或非思親而亦作或因親之念已而作或知

親之不必念已而詩無不作總以至情至性所流溢寓
其意於蜀山巴水若遠若近之間有方之集所由名乎
汝和有弟儼若亦工詩將偕之扶櫬歸吳下矣余兩家
先大夫相繼卒世從此孤露飄萍長抱痛於東西南北
之人求如曩者備官京內外以有方之遊遥慰白雲親
舍而都不可得余又奚能讀汝和集而不怦怦動也雖
然余讀汝和集而心以觸而動余未讀汝和集而心已
無所觸而自動猶汝和集中意也想其音容地不以遠
近分繼其志事道不以存亡異三年無改依然必告必

面之情也顧持此有方之義與汝和始之終之而共勗之汝和詩約千餘首其感時賦物弔古抒懷亦不一格類皆溫柔敦厚不容已於性情之言所謂載馳載驅念我父母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不足而咏嘆之讀其詩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不獨旅感言哀於予褢有戚戚焉用遡其離合之緣竊附於詩人敦勉之義題數言而歸諸汝和以徵不忘親之實蹟云爾

至性至情觸處流溢所謂人與文俱傳也每讀吾師集中類此言情之作真氣勃發令人愛敬之懷彌摯

受業錢棨

宋況梅少農制義序

歲甲午吾友宋君汝和來都門携其子林從余遊講制舉業余方愧無以應也尋出其尊甫況梅少農制義示余將付之剞氏屬為序余惟立言為三不朽之一文章者立言之一制義又文章之一也其所托者尊其所發攄必根極于聖賢理道之要非夫洞見大意深造而自得者不能絕去依傍卓然成一家言且其體雍容揄揚雅近于古者敷奏以言之義言之文行之遠益其難也少農自丁巳入翰林敭歷中外數十年鴻猷盛業標映

一時非僅僅以制義名者嘗即其所作就公餘一再披讀如元圃積玉無非夜光要皆原本經術而束以先民法度其諸文章爾雅訓詞深厚者歟唐人稱燕許為一代大手筆有明三百年以宋金華為文物冠冕本朝京江相國文玉佩瓊琚綽有曲江風度吾於少農茲集殆髣髴見之矣抑又聞河東柳氏云立言者存乎其中即末以操其本可十七八蓋其語言吐屬間皆有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足以覘一生之品節經濟非可襲而取也裴行儉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言有過人之器識而文

藝洒可貴也古今來科名爵位炫赫一時不旋踵而碌碌無聞者曷可勝道讀少農集當以此意求之而後知人與文俱重也既以是識諸簡端并語汝和凡教子以繩祖武者將於是乎在

文以風度勝神似廬陵　受業玉保

語言吐屬間足徵一生之品節經濟此語可勒座右歷觀史傳人物方知爲不刊之論　受業秦承業

才調集箋釋序

從来說經之家窮理與箋疏並重誠以理歸於約必先義詳於博我夫子詔小子以學詩鳥獸草木之名於興觀羣怨而遞及焉即元公作爾雅亦釋詩者居多不獨陸璣一疏開後世釋名物者數十家也風騷而後詩學莫盛於唐前後選本不一於蜀則有監察御史韋縠才調集十卷詩千首二百七十餘家大約導源漢魏沿溯六朝如原叙所云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色鬭美者相傳始刻

於宋時沈氏前明則有臨安陳氏刻本華亭徐氏
鈔本虞山馮定遠復得錢葉趙宋諸家鈔本印証
校勘加以評點蔚爲完書而箋注猶闕讀者惜焉
今
天子振興雅化鼓吹休明
特開四庫館購訪遺書此集仰邀
睿定收集部之總集類用廣流傳誠
稽古盛事也吾友汝和宋君以甲午春赴選來京出才
調集一編示余曰此先大夫所箋釋蓋就同郡殷

君于上本為之廣輯成書余小子竊以增註一二藏諸篋中有年矣請敘而付諸梓余於是受而讀焉或有以是集載李與元白不載杜且多以一人互見各卷及敘次諸人不拘時代為說者自屬擇精語詳之意然穀生五代文敝之際惟以濃麗秀發微當時粗俚之習故所錄多晚唐而不及少陵義各有當四庫全書稱其於詩教有益洵定評也至於傳抄日久間有淩佚存爲考而寄幽情好古者往往如斯況緣殷本而增之又增其徵引也博

其辨晰也精此真藝林之大觀庶幾接箋注於選騷者矣且余有取於茲集之箋注豈徒循誦章句掇拾故事誇多鬬艷以矜其才富調高云爾哉將由是而沿流溯源綜覽三唐升降從漢魏六朝上探騷雅本溫柔敦厚之教以和聲鳴盛察貞淫正變之原以吾俗宜民當有措之裕如者子行矣異日用絃歌報最與古所謂登高作賦遇物能名者其從政可媲美焉於以宣

上德而繼家聲未必不有得於茲編是為序

擇精語詳氣疏以達不專以考据名家褚筠心

一路紆徐寫去入後大聲發於水上盪人心目

受業劉元吉

曹習菴刻燭集序

戊戌孟冬曹宮允習菴於消寒席間出刻燭集一卷示余屬爲序葢自癸未至乙酉與諸同人京邸聯句詩也詩有贈答有唱和有分題分韻尚矣漢武柏梁篇說者謂聯句所由昉唐宋集中間有作者大抵爭奇鬥巧總期不詭於大雅耳今夫輪輻葢軫閑門而造不出一手而同適於九軌之用者其工力鈞也琴瑟柷敔鐘磬鼗鼓八音繁會而同協於黃鍾之律者其音節諧也熊蹯麟脯春韭秋

菘雜陳於五都之肆而皆以備易牙之供者其氣味和也由此意推之可以讀此集矣余竊又有感也諸君子遭逢
聖世蘄至於立德立功立言之大以其餘閒以觴以咏可謂一時盛事迄今纔十數年如東亭學厚石少華既相繼徂謝璞函又殉木果木之後與先六兄左黃同邀邮蔭士論榮之而逝者皆不可作矣其存者或奉使馳驅或歸故里其聚於京者陟九列董四庫類皆夙夜在公匆匆無寸晷暇欲如曩時從

容游燕遊戲於筆墨間而亦不可多得矣今習菴出是集而余為之叙其緣起也聚散存歿之感各有深焉者也抑所以相勗於不朽之故者當何如也不然詩乃諸君子之緒餘聯句之作諸君子詩之緒餘也豈果以是為重輕乎哉

諸法畢備尺幅中具有萬里之觀 家白華

憶癸未迄乙酉余以庶常留史局日夕編摹未得與茲雅集迨戊戌秋習菴自關中歸余公事稍稀得與諸同年追歡文酒飛箋擘鉢之興不

滅前期閲今十數年又復風流雲散而習菴墓草久宿矣讀先生文不禁感慨係之　褚筠心

引藤書屋小照序

甲午之秋余以太常卿與京兆試同考官得十五人取四庫館謄錄得百有五人荷

天子之信使也徐子泰交卷薦未售次年春延主家塾窗外蜿蜒有藤花架焉一日徐子指架上而請曰此即漁洋山人植於海王村者先生以壬辰之遷居也復分支于此歟余曰然先生嘗以藤之復榮也繪古藤詩思一卷及去歲而分支者始花也又作引藤書屋小照于秋七月然歟余曰然呼童子

出兩圖觀之徐子曰噫嘻先生何愛斯藤甚也余曰否否何地無藤何藤遽不如斯徐子曰先生即物而有彼美之思歟余曰否否漁洋往矣何有于藤居且已非何有引藤徐子曰然則藤胡為引胡為圖乎余笑而不答既而徐子喟然嘆曰我知之矣旅舍之藤漁洋偶樹之先生偶值之即曰枯而復榮先生視之會逢其適耳自古藤詩思之卷出而詠古藤詩思之人之詩傳而先生與詠古藤詩思之人之交游氣誼無不傳然則引藤之說謂不

忘漁洋可也謂不忘諸君子可也謂先生不忘先生可也昔郭恕先畫遠山一角殆於斯圖中彷彿遇之若夫商量舊學涵養新知引而伸之即綠滿窗前意也更有宜于書屋者歟余於是正襟而告曰子之言進而愈上矣雖然猶有說方余之引此藤也在可解可不必解之間即余再圖此藤也猶前記所云相忘無相忘之意特以引而花花而圖

圖甫成而膺同考之

命令日得與諸同門撫物興懷均叨雨露豈以此徵嘉

樹耶而

聖天子重掄才之典

簡用不拘常格如此百爾君子其益思所以勿負公明

之任也哉徐子爰請次其問答以為敘

見理明通運以南華蒙莊之筆實處能虛入後

意歸正大局亦彌遒　受業顧之燮

吾師文多端嚴典重之作獨此篇用峭勁之句

抝折之調若縕釀於公穀檀弓而出之者老子

其猶龍乎　受業曾燠

附録引藤書屋跋

辛丑歲叅受知於香亭司馬夫子暇日以古藤詩思圖出示藤爲漁洋山人手植諸題詠言之詳矣家太傅文端公句云臭味尊前輩風流此一燈二語真妙諦也夫子曾於横街邸第分本栽之顏其書屋曰引藤新陰舊緑詩酒過從抗前賢而廕後學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又十七年於茲矣是則斯藤所遇之幸而

聖朝人文瑞應淵源無替者不獨東坡所云草木皆可

敬為醉翁咏焉爾乾隆戊申季春受業錢棨謹跋

春郊歸省圖序

乾隆四十五年春

天子七十萬壽湛恩汪濊延及乎中外迺諏吉南巡狩省方觀河　玉綸　以太常卿扈衍凡有事於名山大川牲幣祝號之屬敬奉職以從粵二月上旬十日

聖駕至王家營渡河而南　玉綸　得請假歸省循淮泗而上歷鳳穎之郊瞻望蒙城載欣載馳蓋自戊子夏服闋入都忽忽十二年於茲矣既抵里卜日展墓之順河集省吾父墓墓在縣城西南九十里前列諸峯曰三尖山又曰五老峯

將抵里即望及之故圖中獨繪此以見意之道堂寺省吾祖父母暨吾母墓之晉家莊省吾繼母墓之方家橋八里棚省吾曾祖父母暨歷世祖父母墓又之張家營省吾兄新阡其諸父諸兄墓之附近者以次徧省之嗚呼歸省之義何居乎人子之職問寒燠視膳飲所謂省也有事於四方思吾親之寒燠膳飲而不得見於是乎歸省歸省者省親也故曰一日之養三公不易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存也今之歸將安省乎幼不及事祖父母兩母見背中年哭父惟

伯氏相依去歲又傷徂謝嗚呼今之歸將安省乎省墓而已矣雖然古者墓而不墳孔子曰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崇封而識焉殆省之意也夫入廟思敬過墟思哀人之情也況吾親體魄所藏既不見吾親而能一日忘之乎故墓祭非古而歲時拜掃至今重之者禮緣情而作也以玉綸德薄能鮮遭逢

聖世得備位九列分

清蹕之餘光稽首於先人墓旁而以十二年來叠邀

慶典褒大前徽者焚黃致告與諸宗族戚黨周覽松楸俯仰今昔家之慶也先人之庇也皆
聖天子廣孝治之恩以錫及微臣者也不有所志以永永念之烏乎可夏五月還京屬繪事者作春郊歸省圖而書其緣起如此

前路敘次簡潔中就歸省二字引經釋義末由
祖德歸重　君恩通篇意理深長氣韻翔洽
神似廬陵　褚筠心

就一省字反復而申言之此切題法也語意悲

愴幾於哽咽不能成聲角吹商調心動怦怦受業

顧之爽

附錄序一篇

古者作事而不能忘則圖以永之中丞吳香亭先

生作春郊歸省圖永孝思也今年春

天子將巡幸江浙祭告河嶽而先生以太常卿奉

詔扈從留駐淮安之王家營閘

命恪恭預檄有司凡牲帛俎豆之事既戒既飭則又愾

然以思曰某自戊子以先大夫服闋補官闕祭掃

於先人之邱壟者一紀於茲矣請於
朝以留駐日乞假歸省
詔曰可正歲旬有二日隨
駕啓行
天子祀泰山禱河瀆至誠感神百靈昭格先生虔捧香
盎贊襄對越
天子寵嘉之
命入宴賡和
御詩金帛珍果之

賚無虛日而圖未之及者圖歸省也歸省之日簡輿衛
謝送迎鶴氅金鞍戴星而發於時仲春既望雲樹
聮帶淥水潺湲襍花遶甸迤邐安陽之麓前涉清
淮近望固陵城郭翼然蔚然先生家在焉而邑大
夫與諸宗黨餙輿馬郊迎者相望於道其西南百
里五峰矗峙白雲環其下先生隴在焉丙舍牢木
蜿蜒蓊鬱而先生於征塗蹀躞間凝眸遠睇若慕
若思者則圖中景象是已既抵舍卜日齋戒張樂
設奠甚備具展拜各塋甚誠以恪往歲先生伯氏

觀察公卒於里第宅兆新營至是躬親奠祭為相度其封樹碑碣之宜然後存問親戚故舊餽遺之各有差與鄉黨歡道平生浹日甚款洽而圖亦俱未之及者圖春郊歸省也先生之心在乎歸省先生之神在乎將歸而欲省之際先生之心與神藉圖以傳而先生之孝思永矣異日出膺節鉞入掌樞衡瞻顧桑梓雲山萬里披是圖也吾知霜露之思松楸之感有油然而不自已者其又可得而忘耶先生居二十日仍詣淮安迎

駕扈從旋奉
使致祭山左名祠而途次遷副都御史仲夏九日隨
駕抵京閱月復舉一子其秋長子登賢書百日之間稱
慶者三或曰是皆先生孝思所致足以綿景福而
荷
天子之休命於無窮者也爰記此圖而并及之庚子除
日鎮洋後學王之霖謹記

鼓山觀海圖敘

古之人遊不忌學非不忘也遊即學也記之喻學曰先河後海以河為源以海為委誠以河之發崑崙也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經九折注海而不竭海固受河水暨天下衆水以為水所稱朝宗者乎學之有源有委何以異是第學者凭虛立論所謂窮源者以河喻而不必果觀於河所謂竟委者亦以海喻而不必果觀於海貴神遊不貴目遇也雖然何地非遊何遊非學太史公歷覽名山大川所學益進荀子載孔子於大水必觀以似

德似義似有道荅子貢之問其詔我以觀海之旨也余家大河以南少承嚴訓績學敦本期有合於先河之義嗣以菲才遭時竊位嵗癸卯典浙試後視學閩中因憶先大夫曾撫茲土玉綸以省覲之餘聞有鼓山者屹立郡東南隅與右旂對峙噏水靈源髙嶽嶽數百丈大海環之為會城巨鎮每念及天風海濤考亭先生摩崖處輒思登眺一暢天下之大觀卒不果茲以嵗科試竣偕齋子㒒薛子朝標與幕中諸友及子若孫輩循道歷磴踞屴崱峰而坐焉蒼茫四顧攬若不盡乃呼子若孫而

謂之曰是吾廿年前所欲遊未逮者也且小子亦知觀海之旨乎夫觀海者非徒窺夫十洲三島出沒隱現於烟雲中與夫蜃樓鮫室之見所未見以自樂也又非欲擴夫蠡測蛙語之識恢恢乎放懷天地以自寬也揚子雲之言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觀海者亦學海而已矣觀其下百川而學之可以證易所云卑以自牧焉觀其納百川而學之可以證書所云有容乃大焉惟虛故受惟受益虛可以見聖功之川流敦化萬殊歸於一本焉洵乎先河後海之喻向止凴虛以索不若茲之目擊道

存原委分明足供體驗於無窮也余垂老矣俛焉日有孳孳所以成始成終者將於是乎在遊既歸悠然有得於懷不能去爰繪圖而顏之曰觀海竊叙夫即遊即學之意亦惟以經訓自勗者承先志而勵後人并質諸同遊諸君子庶不河漢余言也夫

以先河後海經訓為宗層層洗刷歸宿分明是極有體驗文字　褚筠心

借水喻學古今人皆言之難得如此文切理饜心頭頭是道　受業盧蔭溥

附錄跋一篇

座主香亭夫子自閩南還

朝出示觀海圖一卷語及門士學金曰此余視學時登鼓山望海所作圖中從遊者若爲三兒昺校六兒昺輔七兒昺銘八兒荀八十一兒壽保若爲孫桐孫所以誌宦遊述家慶也子曷爲我記之按鼓山在福州城南距城三十里爲三山之一俯凌大洋萬里在目猶記學金兒時隨侍先君子學使者署時公之先中丞公撫閩暇日嘗公讌於茲先君

予歸言山海景狀甚悉不禁傾聽神往迄今垂三十年未嘗不惝怳於懷獲覩斯圖怦然心動竊惟公以大儒名卿繼中丞公之後承宣

教澤垂裕後昆殊榮盛美弁冕海內固無俟一詞贊而謭劣如學金者忝廁門墻之末得徧識其子姓且許附名卷尾因以追述疇昔想見先世過從之蹟誠不勝感幸云丁未仲秋鎮洋受業汪學金謹跋

全閩試牘序

去秋典試浙中甫蕆事奉

命視學於閩憶戊寅歲先大夫来撫茲土玉掄以省覲之役耳熟八閩中重經術而崇道義多績學好古士今廿餘年矣下車後月課諸生按試福州延平建寧三郡大約卷軸有餘性靈不足為採所長而潤色之得若干首茲將出試邵汀一帶有所獲續增之是役也豈僅為歲科兩試作筌蹄哉蓋蘄合乎清真雅正仰贊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化豈敢謂培文教於甌閩追宗風於鄒魯抑以本吾夙好就正同人或弗大隕越於疇昔趨庭惓惓鼇峰諸多士之遺意也夫

以承家者報　國文亦簡潔得體要是集所登經公改削者十之五六故多體大思精之篇不當作試牘觀也　徐雨松

隨意數語而君父之念睠睠言表便覺餘味曲包唐之杜宋之陸所以為詩教大宗者原在性情間耳　受業劉錫五

和張壽雪紀恩詩序

余與張公壽雪先後任副都御史又嘗在閣批本蓋批本内閣學士職也内閣之稱肇自明初學士之秩在唐有承旨宋有閣直等名我朝寄之以硃筆之重榮之以少宗伯之銜所謂華資峻望非才識通敏諳練典故之詞臣不能充選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公由副都御史奉

命授是官公家自文端公文和公相繼為大學士公文和公第四子也伯氏叔氏俱以名翰林為内閣学士公以蔭補官今亦為之美哉洋洋乎源遠流長其光彌耀

國朝百數十年祖父秉鈞兄弟聯秩未有如公家之盛者蓋

上垂念世胄公才公品足任絲綸破格之用特達之知也曳履而上星辰方當膺枚卜之隆不獨樹擬三珠添閣中佳話耳昔蔡文勤為文和公序焚餘草

曰詩與人並重而擬以蘇廷碩張曲江又曰父與子並重而擬以范文正與忠宣蓋知之深故擬之者重且偉也竊嘗奉此說為公昜而今以公之授是官益望公繼家聲以媲美前哲也春二月公以

余自閩歸出紀

恩詩屬和余方由副都御史貳司馬攝銓部既用原韻為公慶且為公望因次前後同官

恩遇之隆敬識諸簡端云

表官資以隆簡任述先德以勵公忠有典有則

亦莊亦雅褚筠心

端凝肅穆如見垂紳正笏氣象受業萬承風